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萬氏斯大曰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禰廟此指舅姑在者而言擇日而祭於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鄭氏注昏禮三月祭行爲助祭而不指

爲廟見孔氏又因昏禮無見祖廟正文遂於此條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可以不見乎按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可見廟見非指祭禰何則祔必以昭穆孫婦則必祔祖姑皇姑也生時未廟見故死不遷不祔昏禮記三月然後祭行者乃行祭於高祖諸廟而以婦見與此記三月廟見之文相發此謂士也若夫大夫有始祖廟者則并見始祖廟也其或支子之小宗止有禰廟若祖廟或未有廟者則已見於已所得祭之廟而餘廟則統於宗子以見之也三月而見者歲

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於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於三月也廟見必依於時祭者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所娶而爲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没則姑老而婦即爲主婦所娶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其不即於時祭見者祭禮煩廟見禮簡且祝辭難兼故於祭禰言擇日明不與時祭同日也廟見之禮若何即儀禮三月奠菜之禮通之可也廟見亦擇日祭禰亦於

三月互見也廟見亦成婦義祭禰亦稱來婦亦互見也

胡氏紹安曰鄭注謂三月廟見是舅姑沒者以舅姑在廟故也然何以知非見禰廟耶　毛氏奇齡答曰廟見是死舅姑之禮名婦至之日舅姑爲主人以賓主禮見不以舅姑禮見也至質明而後脩進見之禮以成婦義名曰婦見若舅姑偕沒則伯叔氏爲主人已成昏矣至三月而可行祭然後脩進見之禮而見死舅姑於廟名曰廟見是婦見廟見兩名相通以爲昏禮之大節是以壻不親迎至昏後而見外舅外姑

亦仿此見以爲名謂之婿見是昏禮有三見名他無有也若是祖廟則婦至告廟婦入謁廟倘三月而舅姑没者則隨夫祭廟何見之有　紹安又曰然則擇日而祭於禰是另行祭禮抑卽此見禮　毛氏奇齡答曰是另行祭禮然亦見郎是此見禮而孔氏誤疏合兩爲一遂致難解按婦見禮獻舅以棗栗獻姑以服脩而舅姑答婦而醴之此一事也旣而歸行盥饋禮或是當日或是明日婦以特豚合獻舅姑而舅姑又答婦而饗之此又一事也然總之成婦見禮也今舅姑旣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謂以蘋菜郎

一筐菜也先獻舅後獻姑倣初喪稽顙之拜扱地奠菜考周制婦人肅拜但膝地而身不少詘以手肅之而此則孤地而置顙其閒此猶之婦見之行笄獻禮而情極慘者然固是廟見初事也乃擇日而祭於禰夫然後行頁饋之禮作廟見終事而婦義於以成焉故曰成婦義也今儀禮本不備之書闕此一事而鄭注不錯謂必祭成婦義也者猶之舅姑在時行盥饋特豚於室此明作分解而孔疏謂祭於禰者卽指奠菜爲言只此一事而禮文昧矣殊不知此加祭字與奠菜奠字正奠祭之別雖此非大祭不過特豚魚腊

諸物與盥饋等然明有祭字而以一奠菜溷之可乎紹安又曰廟見一大禮如此嚴毅宋儒不知何故改作三月廟見致時俗不學公然以新婦廟見書之儀帖不祥孰甚予鄉學者或偶一戒之而人終不信唯毛尚書家以盥與獻太后廟見世宗惡之不許其家行謁廟禮然今亦仍行如故夫欲改此禮則竟行杜撰可見矣乃又襲見此字而以月作日似改似訛果何意與　毛氏奇齡答曰此予所以有昏禮辨正之作也然此禮行之頗久自宋司馬光好言禮而程氏以杜撰出之至徽宗作政和禮堂堂以廟見一禮襍

入其中而元明至今遂不能正相傳嘉靖朝興獻太后入宮璁萼以爲宜行廟見而尚書毛澄力爭不得有太常丞葉清者取儀禮密奏以爲壽安邵太后在宮豈可以行亡姑之禮以取不瑞世宗驚悔乃止是苟明其說人未有不廢然者惜俗學之不諒也　姚氏之駰曰徐伯魯云三月廟見爲有舅姑者言古人娶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祝辭稱某氏來婦是也擇日而祭於禰以舅没主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此則何如　毛氏奇齡答曰此皆無學之人附會庸俗以爲說者據云古人

娶婦次日見舅姑是已乃曰三月見祖廟則出自何書春秋哀姜以次日朝廟魯史譏之謂非本日也豈有三月始謁廟者宋儒禮極杜撰猶不敢遲至三月必改三月爲三日而徐君敢昌言三月已怪極矣乃問其三月所出則又以祝辭稱某氏來婦爲證夫某氏來婦本儀禮士昏禮文明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而祝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皇姑某氏今乃曰見祖廟詞曰有舅姑是本文偷未見而欲反舊義何不知量也魯思眞學人若此者吾願魯思勿覩也　姚氏之顯曰廟見奠菜與擇日祭

禰原是兩節孔疏强合作一節而勢又難合於是祖宋說者仍以見祖禰祭分作兩事而紛紛起矣今有襲徐說而又小變者謂昏禮雖云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然言奠菜不明言廟見則奠菜或是代獻笲饋豚之事故明著舅姑既沒四字非廟見也甚廟見則婦初入門既見舅姑斷無不見祖廟者鄭公子先配後祖鍼子譏之豈見祖可忽乎若此者何以正之廟見作見祖前答胡問極明昏思不見前答故又及也　毛氏奇齡答曰昏禮奠菜不明言廟見然不明稱來婦乎來婦者言來爲于婦列祖不得而當之且廟見文曰稱來婦也奠

菜文曰三月奠菜祝稱來婦則奠菜卽廟見也來婦可據也然且廟見曰三月奠菜亦曰三月雖甚鲁鈍亦必於此通一隙矣若曰新婦必見祖則誰云不見祖者特非三月耳據引鄭公子先配後祖而鍼子譏之則鄭忽迎婦於陳而陳使鍼子來送此當日事也乃引之以證三月試問此先配後祖是三月後乎抑非乎

姚氏際恆曰三月而廟見四句孔氏曰舅姑旣沒昏夕同牢禮畢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

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蓋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按孔此說本是但本文四句似乎重複倘有所未詳故後儒多疑爲兩事不知士昏禮舅姑沒則三月廟見是廟見祭禰下云女未廟見亦同其必云擇日而祭禰者蓋謂時至三月又須卜日也如此則本文不爲之重複可免紛紛之有疑議矣

朱氏軾曰三月廟見則祖禰俱見矣又擇日奠菜於禰舅姑云存者見訖以特豚盥饋婦主養故曰成婦謂如是而後婦之道完備也士昏禮若舅姑旣沒則

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即廟見也朱子經傳通解敘此記於舅姑既沒之前以三月廟見後若舅姑没者則又奠菜於禰文義最明鄭孔以祭行爲吉祭以廟見奠菜爲一事則是舅姑存者竟無廟見之禮矣何其謬也在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夫曰後祖則是廟見非徒見禰矣且必先祖而後配則是婦至未同牢而先廟見矣或云祖謂告而後親迎非廟見也

陸氏奎勳曰孔子謂孤子當室者其禮宜然故下文

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若舅姑存者則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矣郊特牲乃云昏禮不用樂是以變禮爲常禮也而後世皆沿其譌余於詩學及春秋義存錄皆詳辨之

姜氏兆錫曰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傷感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舅姑存厥明婦見舅姑没則三月見於廟而祝詞告曰某氏來爲婦也擇日而祭謂三月之內擇吉廟見以祭非廟見後更擇祭也成婦義者成婦禮盥饋之義

方氏苞曰舅姑以婦見於祖廟則祝辭稱來婦著舅姑稱之無舅姑則三月後夫婦擇日而祭於禰然後徧見於祖廟庾氏云若舅姑偏存則厥明盥饋如常不復廟見非也存者致養而不禮於亡者可乎若舅没姑存則春秋時享子婦宜存之即姑没舅存鉶羹豆籩亦舍婦無供也如時祭嘗廟見之期則先擇日廟見而後共祀事如廟見期遠則宜供具而使室老或佐食攝薦焉以俟廟見蓋未有不廟見而遽承祀焉者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賢遍切菲扶味切

姚氏際恆曰此釋上義然亦疑其過歸葬女氏之黨尤過雖曰成婦為大此未成婦但其牢合巹妻道已成生而迎之死而歸之可乎

朱氏軾曰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是也夫既為服期矣猶以未為婦而歸葬何也古人族葬以昭穆合葬則未為婦以中殤之位葬之則又不可故歸葬焉然與其歸也毋寧以中殤之位葬必曰未成婦而出其尸忍矣且何以處婦之無所歸者

姜氏兆錫曰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不祔主而列於姑次也婿服齊衰期而不杖且不著草屨不居哀次而女則歸葬於女氏之黨凡以未廟見則未成婦故也

李氏光坡曰歸葬於女氏之黨仍其女家之王母夫家不祀之也詳見襍記上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中甚矣鄭子之密也

方氏苞曰未婚而女死尚爲之齊衰既葬而後除則未廟見齊衰以終喪可知也

任氏啟運曰古者族葬之法以左右爲昭穆葬必以

昭穆與祔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祔廟故亦不得祔葬而歸葬於女氏之黨也今族葬之法不行則夫卜地葬之其可孔氏曰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婿服齊衰非無主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徐氏師曾曰齊衰而弔義之重也既葬而除情之輕也

姚氏際恒曰夫死亦如之鄭氏補斬衰亦是但本文與注皆不言除服後若何夫男除服後自應再取矣

女既斬衰而弔於夫家可歸而再適乎後世雖有未嫁夫死終身不適人者甚至有往殉於夫家者然此等節烈至行人所難爲之事聖人亦祗任人自爲初不以是立教也今記文必云夫死亦如之鄭又爲之實其事曰女服斬衰則其後若何此處當酌

朱氏軾曰婦人不出疆而弔人今壻死而弔也與哉婦哭其夫也既服其服而哭之矣是未亡人也既葬可輒除乎除而嫁可謂貞乎在塗爲婦在室爲女雖有吉日尙未爲婚姻也女死壻弔不失爲厚夫死女弔則古禮之迂而無當者矣

姜氏兆錫曰亦如之者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其服不同而節同也注曰既葬而除未有期與三年之恩故也

李氏光坡曰此禮可謂仁至雖有義夫貞女有本服以寄其哀有數月以盡其禮則知循禮之爲是且曰既葬除之蓋未恩深而禮有終則自知輕死之爲過情矣

方氏苞曰女宜斬衰而不弔期而後除泣而無聲

任氏啟運曰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婿齊衰而弔反而除之可也

既請期則彌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於女家之外次若在女家則一聽於父可耳朱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況於女子斬衰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此鄭氏互推之而知其然本文不言斬不言親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婿儀禮言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未親迎不特未親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也且女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爲有甫請期而男親與女女親與男若成婦者乎則必使人弔而稱父也然明儒於女未嫁

而守節者斥爲專以身許人則不然男未取女未嫁總聽命於父耳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女固守初命不從後命耳不得目之爲專也大約聖人制禮爲可通也爲可久也男可再取女無再嫁非寬於男刻於女男取以奉父毋承宗嗣必不可缺女則從一而終耳故唯父所命者禮之通固守初命者女之貞微箕侯於周服夷齊抗節西山亦各行其志也故論理當放乎考禮須參互觀男女有吉日而死尚相爲齊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猶曰未成婦則

知無死父命而親相弔哭成服之理亦無昏禮不復
初爲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姜氏兆錫曰上猶尊也嘗禘郊社其尊之無二上猶
天之日土之王也此以明廟無二主之意而與之無
二孤不待言矣
任氏啟運曰禮唯適長主喪諸子不拜賓不送賓今
世衆子皆拜非禮也且四三孤也唯天子諸侯繼世
稱孤春秋大夫繼世稱孤僭也非禮也今世非繼世

而稱孤尤非禮也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明二主二孤之由也亟數也禮師行載遷主以示尊奉今不用遷主而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也

方氏苞曰木主而曰僞何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作虞主以薦几筵及練易栗主以依先祖孝子之精誠結聚於是則亡者之靈爽亦憑焉祀於廟而藏於祏多歷年所而更作一主非僞而何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毛氏奇齡曰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且哀二年經書衛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季孫斯卒即季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季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爲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子考季平之死在定公年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稽顙就位據

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不三孤乎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康子拜稽顙爲非當哭踊其說
未然豈有客弔而主人不拜稽顙者況鄰國之君乎
當云哀公不當哭康子當哭踊庶可　按衞靈公以
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不應有此事鄭氏改爲衞
出公並無稽
陸氏奎勳曰哀公與康子後孔子而卒此條皆稱其
謚當屬門人記錄之書
姜氏兆錫曰公爲主者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
故哀公主之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

面哭拜稽顙令哀公既爲主拜賓康子但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而有司不能辨正是二孤矣豈非過乎言過而不言始者康子爲孔子同時故也蠡公先桓于卒注謂當爲出公蓋譌矣

方氏苞曰注未明有司宜辨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爲主禮也且既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雖有親弔士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而哭既歛當心而馮奠設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弔與燕饗義異燕拜禮臣拜稽首而君答焉可也弔則尸柩偃然於堂而受君之拜死者之心安乎衞侯之弔

即固辭不獲命有司宜陳君臨臣喪之禮有哭踊而無拜俾公與衛侯立於堂上而季孫拜於階下季孫雖橫亦無以奪之也衛侯屈體於鄰國之權臣哀公不能自強而下同於季氏之孤天澤易位乃人紀莫大之變當時有司畏季氏而不敢正後儒轉以公之答拜為禮眞不可解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姜氏兆錫曰遷廟主謂毀廟之主也君行則師從言

巡守而師征且其中矣金路謂之齊車上章言軍立僞主之非此又言軍用七廟主之非也

方氏苞曰遷廟之主無時祭故可載以行巡守而載主於齊車舍於諸侯之祖廟皆所以止邪於未形起敎於微渺也

齊氏召南曰按小宗伯職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引此經主車即遷主齊車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王棋辰校

鄒寶德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萬氏斯大曰祫祭卽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之祫也合祭于大祖之廟故曰祫祭于祖廟謂別有祫祭

者非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按莊子載孔子與老聃問對之語史老莊傳云姓李名耳謚聃然則皆非與此皆欲爲記文蓋護而爲此語耳並可恨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之意也羣廟之主通謂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之二昭二穆也上文取主止言天子之七廟此迎主止言諸侯之四廟互文耳主皆藏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集也此無主一也主皆從其君者不敢棄先祖以去

也此無主二也迎主以入廟且出入必蹕者以合食爲大禮也此無主三也無主唯三者爲然則師行不得以未遷之主明矣老聃孔子問禮者故引其言而申結之

方氏苞曰此非周公典禮蓋周衰國滅而君奔者有此記者因及之若爲天子所放流則宗祊不患無主即以丙難出奔國中亦當改立君不應取主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以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朱氏申曰貴命以祖禰之命爲貴也奉祖禰之命爲主見齊桓之作僞主非也天子出謂巡守諸侯出則見天子與諸侯相見也載幣帛所以代遷主
黃氏震曰主命者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
姜氏兆錫曰旣以幣玉告于在廟之主則奉此幣玉猶奉主之命也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告廟埋藏而乃出于廟亦不敢褻之意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將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吳氏澄曰慈母有二其一有服者大夫士之子無母父使庶母之無子者以爲子儀禮喪服傳齊衰三年章所稱慈母如母亦齊衰三年也若小功章云爲庶母慈已者但名爲庶母慈已不名慈母者矣其一無

服者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內則及此條孔子所稱者是也後世不審或執喪慈母如母之文而施于君命所使敎子之慈母則失矣故子游疑其禮而孔子特明君所使敎子者而告之也

顧氏炎武曰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于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

毛氏奇齡曰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婦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時昭公十九歲左傳稱一十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其母齊歸之薨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是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少喪其母可乎

姚氏際恆曰按儀禮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又小功章云君之子爲庶慈己者鄭氏引此二條以爲彼皆言大夫以下此子游與夫子問答皆言國君故無服不知天子諸侯絕期于庶母緦庶母慈已者

小功固無服矣若慈母既謂如母則父在期父卒三年國君亦絕乎則如父之義云何也郎曰不必如是之重服而昭公之欲喪亦非全不合禮者有司何至謂之逆禮亂法也可見此章之義與儀禮原自不同鄭氏爲之牽引證合反使兩處之義皆不能明亦何必然也郝仲輿以其難通解慈母爲外人婦則又武斷矣鄭氏曰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于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按鄭謂非昭公亦是又不强實以何公尤是而孔氏据僞撰家語以爲孝公殊無謂此篇所言春秋之事

類多無稽如上章衞靈公弔季康子既非靈公亦非孝公此章既非昭公亦非孝公何必自爲紛擾乎大抵此章之說因昭公娶同姓爲不知禮故附會其不知禮之事如此耳

陸氏奎勳曰按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記言乃漢儒之誤家語改孝公亦未有徵

姜氏兆錫曰如上臨川吳氏說又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保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愚按慈母所以差爲二等者以其分而言一則國君之子一則大夫之子崇與卑異也以其

恩而言一則使教其于一則命撫爲子淺與深又異也故其服制不同亦善也禮慈母無服而昭公託練冠燕居之說以服之其違禮明矣况復喪慈母如母乎此又引以申上文之意也　鄭註曰天子練冠以燕居蓋爲謂庶子王爲其生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其母齊歸是不少且母喪無戚容又安能不忍于慈母乎其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疏曰天子爲其母練冠經無明文鄭云蓋者疑辭乃異代之制也考家語孝公有慈母亦是孝誤爲昭耳愚按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此所謂諸侯絕旁

期也況于君使教子之慈母乎若庶子生母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禮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此母爲父降無貴賤一也妾之子士以下其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此庶爲嫡降貴與賤異也今本章所稱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其生母鄭注疑其如此疏以其無明文而指爲異代之制似得矣然考儀禮喪服記文云公子爲其父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曰諸侯之

妾子厭于父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則此練冠之制蓋公子于生母爲國君所厭之權服非言國君自爲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爲其生母也又攷儀禮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私其服親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卒爲其母大功而其或爲父後則唯服緦也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乃天子之庶子爲父後者而其于禮亦當用緦之恩正服衰絰以服

之又豈有用五服以外父在厭抑而練冠縓緣之禮

制者哉夫親喪下達庶子之生母君在旣厭于君比

君卒又以餘尊厭而僅爲之大功其或爲君之後者

又以喪者不祭而不敢服僅得緦死于宮中三月不

舉祭者之例以伸其緦則其情之爲禮抑者固已多

矣而謂庶子王反逆禮而獨爲之緦乎傳言母以子

貴以父妾而尊爲夫人此公羊氏之說亂嫡妾之分

禮之所不與也若注疏之臆詞而不爲之考辨是又

滋禮之惑也然則公羊之所引者果何指也考記中

凡引家語及記者多截去首尾如此條家語所載本

云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則公固不免託于古以文其過矣疏旣知以家語孝公辨注昭公之疑而獨不以家語喪慈母辨爲其生母之惑何哉

李氏光坡曰此慈母乃內則擇于諸母使爲子師爲慈母爲保母之慈母上注所云三年之慈母則是父特命使爲母子者與此異也喪服傳自明

方氏苞曰左傳載魯昭公失禮事多季氏誣辭公于慈母尚不忍而齊歸之喪三易衰如故襄時公又非甚少誣可知矣蓋緣民不知君而唯季氏是德故信其誣辭久而不能辨也

任氏啟運曰鄭注練冠以居庶子王為其母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壓屈此大經也禮子為齊衰三年父在為母期此母為父厭貴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為其母如母大夫父在為其母大功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卒乃大功此蓋為嫡厭加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乃諸侯妾子為君所厭之降服鄭所謂[illegible]服非國君立而為生母之服[illegible]非庶子王而為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傳曰

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緦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厭之服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嬴皆禮所不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爲一禮外禮何居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虧文不爲庶母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爲庶母期以一時之溺愛亂千古之大經講禮者所當亟正也

齊氏召南曰南史儒林傳梁武敕官禮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經及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小功不可云

行按梁武謂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使妾養之慈母撫隆至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

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毋無服之證乎鄭不

辨三年心慈混爲釋解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四請問之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

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遍切幾居豈切大音泰

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

夫擊門士擊柝

范氏甯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諸侯伐鼓于

朝自責也

朱氏軾曰火日食喪廢禮宜也雨何以廢當羣侯肆覲五瑞畢集衮衣繡裳之章垂紳搢笏之度雨霑服而失容烏乎成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服飾儀容之所關鉅矣與其失也何如廢霑服失容釋所以雨而廢禮之故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色謂衣色諸侯各以其所居之方別其衣與兵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兵未聞也隱義之說甚繫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差爲近理

姜氏兆錫曰旅衆也方色注謂旗服之屬東方青南

方赤之類兵謂兵器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陰陽爭故正五行方色以厭勝之火則救之而已

方氏苞曰如非朝覲之期諸侯不皆在則方色不備雖從救止常服不以方色與兵也

齊氏召南曰日食預先可推而知古人得于其日行朝會者以占術或未審故不為預廢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徐氏師曾曰五事之廢無可疑矣獨日食之變可以預推何不更日而至中廢乎是可疑也

陳氏澔曰夫人兩君之小君案諸侯以朝會來此國則彼國夫人卒誰主計者以本國小君爲是

何氏瑾栗曰六字是五字之誤此與上章四廢祇增天子崩一事何爲六也注疏釋文俱闕

姚氏際恆曰此等問禮之事有之未嘗用無之未嘗闕

姜氏兆錫曰前太廟王朝之太廟此太廟本國之太廟也后夫人王后及諸侯夫人也此上二節言王侯

朝聘遭變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古歷法疏故有週日食者今則可早推而豫避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康成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疏迎尸有二祭初迎尸于奧行灌禮灌畢迎牲尸外行朝踐禮及合亨迎尸入奧行饋熟禮此指陳饋熟也若郊社五祀無朝踐則納亨亦祭初也

馬氏晞孟曰大廟神之位也神有不安子道虧矣故旅見與當祭皆廢而帥諸侯以救火古者宗廟火三日哭所以謝神也日者陽之位陽有不明君道虧矣古者日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也祭吉事也朝盛事也天子廢朝亦廢祭然以旅見較祭則祭重故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旅見可以易日而祭不可以易日也

黃氏震曰接祭接續行事遇變而遽不暇舒徐也

張氏曰接祭使人接之以終事

萬氏斯大曰當祭而日食可承上章謂是嘗禘郊社

五祀之祭至大廟火止宜言是郊社五祀之祭不可及嘗禘蓋嘗禘行于太廟如當嘗禘而大廟火則救火不暇安能接祭乎

姚氏炳曰孔疏謂接捷也速也謂速而祭之按接捷古字通春秋左穀鄭伯捷公羊作接漢書西域傳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註捷接同魏武記註集鈔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即捷要皆可證者鄭注解接祭爲不迎尸此似贅語祭以牲爲主觀郊特牲有迎牲用牲升首毛血祭肺肝必取膟膋諸文又必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此非倉猝可辦者故謂牲已殺則速

祭未殺則廢祭尸之迎否勿論也今欲以迎尸之說解殺牲文則在前在後兩無可定豈其然乎

毛氏奇齡曰接捷引據最確但不迎尸正是解捷祭之法未嘗與殺牲有礙義也亦唯此時已殺牲一如所云升首瘞血祭肺肝取骨等煩重難速故以不迎尸速之若牲猶未殺則此祭遂廢何言不迎尸乎蓋不迎尸則方能捷祭一切出入登降酌獻酳賓諸節概可減省斟酌故殺牲前後謂郊社五祀迎尸在殺牲後者則竟止不迎即禘嘗宗廟迎尸在殺牲前者亦迎不再迎如薦熟不出堂饋食不入室等此正說

禮之極細者何云贅乎

姚氏際恆曰此與曲禮皆云天子五祀鄭氏必主祭法七祀而云爾中言之執禮解禮之謬也　又曰鄭氏曰接祭而已疏曰接捷也不迎尸也非是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本在殺牲前今以接祭為不迎尸下文云如牲至未殺則是殺牲在迎尸前矣孔氏曰迎尸有二一祭初迎尸于奧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行朝踐禮是一然後退而合亯更迎尸入坐于奧行饋熟禮是二愚按鄭謂不迎尸者自謂祭初若退復迎尸入奧祭已將畢又何必言乎明是曲說陳可

大因謂接祭為概無迎尸于奧及迎尸入坐等禮尤誤矣　又曰日食與火不同日食雖當救然亦不必廢祭也至于火其在太廟固無論矣即在羣廟又豈可晏然而祭乎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言王祭遭變之禮也五祀月令中霤門行戸竈是也說見王制簠簋既陳猶言當祭也天子崩謂暴崩也當祭承上文言嘗禘郊社五祀之祭也接之言速捷速之義日食大廟火較王后崩為輕故牲殺之後遇變不廢惟務在速畢無繁縟節文耳舊謂其祭無迎尸入坐等禮是也然日食固

皆速祭而不廢若太廟火其郊社五祀速祭不廢可也大廟中方嘗禘祫而火豈有復祭之理徐氏經解云大廟火救火遷主爲急祭固當廢也以此而推子固約言以答之耳

李氏光坡曰五祀或勾芒等五官或戶竈五者而祭法又言七祀其五與月令同唯多司命泰厲耳則司命在神祀中耳而荀子曰郊則并百王于上而祭之則泰厲存焉是周唯有五祀而七祀或儒者廣記異代非可武斷也

任氏啟運曰祭必窮日之力卽疾必亦歷三四時日

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疑張氏得之若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下同酳音引又任覲反

黃氏乾行曰天子崩君薨凶變之至大臣子服斬衰三年者也社稷五祀特吉禮之輕者耳今舍其至大而行其至輕殯但殺禮葬即漸加何與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則社稷五祀不祭矣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前儒已有疑之者今云天子崩既殯即祭五祀但殺其禮何耶疏引鄭氏謂天地社稷去殯處遠則踰越此紼而往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如其說則王制當云喪三年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矣甚矣執禮解禮之謬也

姜氏兆錫曰既殯而祭謂自薨至殯不祭五祀直待殯後乃祭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又自越紼行事無殺禮故也

任氏啓運曰天子唯祭天地越紼行事程子謂猶在

殯宮無由致齊縱天地之祭不可廢只消冢宰攝耳

今按此章言五祀祭不言嘗禘郊社則葬以前嘗禘不行可知蓋天子九月而卒哭卒哭以前羣主皆聚太廟不祭可知郊之祭國人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豈有天子未卒哭而郊者程子冢宰攝之之說本周禮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但冢宰宗伯爲王斬衰后齊衰恐未葬亦不可脫衰易祭服也蓋三年不祭是天子正法卒哭後主各歸其廟而冢宰宗伯亦同功衰于是特祀于主于親主之祭嘗烝于廟宗伯攝之祝畢獻而已既練然後成祭猶不行旅酬不擧大祥無

無尊爵天地之祭冢宰攝行亦無報酬諸禮五祀之祭大夫攝之耳呂氏云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不如不祭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其論甚確然正唯其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

齊氏召南曰是周制五祀之明文何必執祭法爲準乎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黃氏震曰奉帥天子亦如天子之殺禮

陳氏澔曰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葬後而祭社稷五祀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

姜氏兆錫曰此言侯祭遭變之禮也俎豆既陳猶上言簠簋既陳互文也君即諸侯亦謂暴薨也比及也帥循也不言嘗禘郊及五祀者侯禮無郊祀大嘗禘但有社稷而已且言社稷則五祀從同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

皇氏侃曰從母雖于已小功于父則無服亦不廢祭

熊氏安生曰從母雖于父無服在已則小功亦廢

姚氏際恆曰凡以上此等問答皆類瑣細迂僻鮮可見諸日用苟逆料未然之事以言禮天下事何可盡耶

方氏苞曰緦不祭觀此條義乃明蓋必同宮然後廢

祭也知然者以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服夫人期天王七月皆廢祭則外喪齊衰謂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以同宮爲斷則祭之廢者寡矣襍記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況緦服乎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亦謂母妻之族或有故而與已同居者非然則旣曰外喪自齊衰以下行而復立此文亦贅甚矣門內大功廢祭者大夫之大功皆期之降也

任氏啟運曰公羊傳大夫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夫人之喪尸事畢而往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必按從

母小功亦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吳氏澄曰練一期之後同羣而立得羣而行恐與人相與而忘己之哀情也此且不可而況忘己親之哀而弔哭以哀人之親乎

陳氏澔曰曾子既聞此言而檀弓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哭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與

姚氏際恆曰此說與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不合似檀弓是

朱氏軾曰盧謂弔哭非有實情徒爲虛文而已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盧氏植曰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

張氏曰私喪親喪也殷祭謂宗廟之盛祭

徐氏師曾曰必君服除而後行宗廟之殷祭則不復除喪之祭可知

姜氏兆錫曰因親喪而問君喪也殷祭謂祥祭也言

君服在身雖遭親喪不敢成服也始尚不成服矣況終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時過不除唯待君服既除之後然後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也蓋義以斷恩而不復除親之服其禮如此

方氏苞曰注不得追祭唯適子為庶人庶子仕則然若並仕則追祭二祥庶子以與無適庶子亦得自追二祥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勿能弗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彭氏廉夫曰孔子語以過時弗除之變禮曾子隆于
孝遂欲致其終身之憂故孔子又語以此禮之不可
過若先所謂過時不除者乃厭于君尊不然則不可
也君子加厚于親皆欲弗除患其過制焉耳

張氏曰過時不舉如除喪不改冠昏不反初小功不
稅時祭不補之類皆是乃禮制之本然也

郝氏敬曰吉祭過時則不祭況喪服豈可過時所以
除也

姚氏際恆曰鄭孔釋殷祭爲大小二祥釋過時不祭
爲時祭按謂過時弗舉禮也統凡禮言之然則二祥

過時何以獨舉不可過矣徐氏集註用張氏之說曰殷祭宗廟之盛祭必君服除而后行宗之殷祭謂不復行除喪之祭也徐伯魯曰鄭注君服除而後行二祥祭則與下節相戾然亦自知其不通故以適子追祭支子不追祭爲言愚以經无明文故不敢從曾子因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祭故又問如此孔子答以先王制禮各以其時若已過時則不追舉今此弗除父母之喪者非弗能弗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再言過時不祭爲禮以明弗除之爲不可也此說得記文之意矣然愚以爲記文之義非也雖曰祥禫過時其祭自不可不行否則父母之喪終身不除矣曾子

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此駁㫖是故曰記文之義非也記文之義非而鄭注之義則又是矣

姜氏兆錫曰舉之言行祭謂時祭也言先王制禮有節過時不復追行禮也今不追除服非緣不能而弗除也患踰制也且如春秋祭或以事廢至夏則惟行夏祭不復追舉春祭矣時祭之不追行如此若親喪之行殷祭而不追除服又何疑哉　按親喪有殯之時但舉親親之殯禮而不成服有親喪而遭君喪則其成服有祥之除服此禮也若有君喪而遭親喪則其其後但補親喪之祥祭而不除服此權也故親喪既

葬而遭君喪者其後遞補小祥大祥之祭旣練而遭
君喪者其後但補大祥之祭而皆不復行除服之禮
此所以曾子問而孔子答之如此也所以然者除喪
因祭而不舉也祭不爲除喪設也此喪服小記之義
也故祭與除服爲二禮而此則祭而不除耳或乃誤
以祥祭除喪爲一禮謂君服除而追祭唯嫡子之爲
大夫士者行之若庶子爲大夫士則嫡子主行喪禮
他日雖除君服而不追祭是終身不除親喪矣此曾
子所以復問也夫合祭除爲一初非禮之本義且嫡
子主祭則庶子從祭是卽祭矣何不祭之有以不明

祭除分合之禮遂失經義而并過時不祭之義亦曲而難通也其失豈淺鮮哉學者幸并體之

任氏啟運曰本文無庶子字且下過時亦不見爲四時之祭故不從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許碩儒校

王家賢校